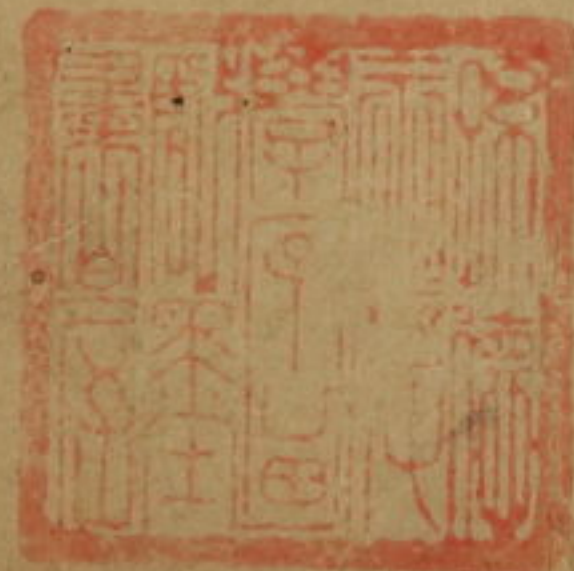


家寶四集

卷之四



9
4186
33



3435
4
門口9
號4186
卷33



傳家寶四集卷四

揚州石成金天基撰

選玉珮

從來慾之為害最足以辱人聲名壞人心術坑
人性命試看賽西施貌可閉月羞花若能貞潔
白守豈不遐邇欽敬乃一見美少心愛其人假
同胞以圖枕席之歡贈玉珮以聯魚水之想全
不思袁公之待我何等厚重一旦揮其財物棄

家範四集 卷四
之如遺誰知情郎背盟慘喪官刑豈非慾之爲
害乎袁公以堂堂刺史不能修身以齊家惟剝
民脂以蓄色究竟玉人何在聲勢已玷豈非慾
之爲害乎更恨甫臣不崇實敦本喪失良心致
同慘死予猶謂其死有餘辜又何非慾之爲害
乎奈世之碌碌者尚墮於慾中而莫之省深可
悲歎也夫

甫臣三慮却有見識予特恨其前之失操後之

背盟尤可恨者置賽西施於慘死讀之淚下真
狗彘之不如也此負義之毒更勝於王魁不必
陰報後亦照樣杖斃豈不大快人心

綠林中每有仗義踈財者甫臣之負心喪德若
非有此牽報其賽西施之慘在孰得而超雪哉
予讀之大快袁公用金兔盜於死是亦以義報
義予讀之又大快

篋門不敢行穢恐旁屬耳目也偏是深閨大廈

恣意宣淫罔知顧忌前人以富貴之家多淫嗣
信然矣。然亦每多主人好淫之報也。

富貴人知有妻妬便不該勉強娶妾坑害他人
兒女非惟喪德又自取醜污看袁公事可省

府東太平橋有個少年姓唐名甫臣這人年方二十
歲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朱標緻勝美過女因在淮
安賀一至親年節適值淮府迎春遂隨眾立於東門
大街看各官鼓樂旗彩絡繹而過正看之際忽見一

小婢挨至身旁低聲道我家王母多拜上相公今晚

在此處有要話面說隨送上汗巾一方包裹物件甫

臣將汗巾開看乃是金扇一柄小金如意一枝甫臣

又驚又喜滿口應允至晚仍到原處果見日間小婢

立候引甫臣入高門轉灣幾層進內室只見一美貌

婦人艷粧整齊笑語先施原來這婦人有名叫做賽

西施十分顏色只是幼年伏相嬌養不曾累脚却是一雙

大脚乃袁府二夫人這袁公先曾做過一任同知極

其貪財因用多金娶此婦來署所得多半奉與賽西
 施以買其歡心無奈正夫人甚妬袁公陞任某府離
 淮千里正夫人不容帶妾同往云俟到任後再着人
 迎接祇留老僕同嫡親老叔在家同居這口看春一
 見南臣如渴得漿如魚得水是以私約佳期相會時
 假認爲同胞姐弟寂密來往十分綢繆約有兩個月
 餘婦與甫臣計議道妾頗有私蓄今既同心合意願
 罄囊奉贖郎君須在此立業或置田房取利或做本
計出萬全

分生涯子。古。情。。以便長久來往甫臣滿口依從却心中暗想
 道此婦雖然美貌但其性甚浮倘再厚他人前交自
 然冷落此一可慮也婦足太大且壽過三十年紀太
 長配不相當此二可慮也其夫現任黃堂倘回來識
 破機關身命難保此三可慮也具此心思世世及世不若用甜言騙他多
如此壞心。見神不容
 金逃回揚州自創事業另娶少女豈不萬妾主意定
 了外面假說回揚州料理家務不到月餘即來淮立
 業婦人大喜罄囊捧交約有四百餘金又將雙龍白

玉珮一枚乃祖傳希世至寶交與甫臣千古情痴以為聯心合璧因悲泣叮嚀道見此玉珮如見妾身不可遺忘兩入洒淚哭別甫臣脫騙多金即星回揚州其時武刑廳衙門吏書十分鋒利最有錢賺因用百多金謀充刑廳甫書又用百多金另娶十七歲女兒為妻十分和合全不思念賽西施的恩愛終日在廳署服役甚是得意武刑廳看見甫臣少年美貌極其喜愛竟成後庭至好這賽西施盼望半年杳無音信只得修書

寄至揚州尋至甫臣家內甫臣只推並不相認寄書人回覆賽西施憂惱成病又過了兩月籌想無法只得自己改換女服將袁公衣帽裝扮男人却好脚大穿履甚便帶一小童駕船至揚州太平街唐甫臣家內兩人相會甫臣看見婦人因病黃瘦不似當日容顏愈覺不喜其心只推並不相認這婦人情急爭鬧甫臣惟向人衆謊說此婦乃有名娼妓慣會賴人自淮來揚知我誠實平空措詐情理難容婦人指面大罵忘

恩負義鬼神不容這婦人不改男粧竟到刑廳衙門
 前意欲遍告此負義脫騙苦情甫臣知曉即時誣此
 婦無端構詐情由預稟武刑廳這刑廳上堂惟以南
 臣之言為實後庭至好言計從即籤挈女扮男人見面不由分說重責
 三十板婦既病後氣惱填胸又遭重刑抬出衙門氣
 絕是日來看審的人有幾千百廳官吩咐皂頭即時
 買蓆捲埋郊外甫臣見淮婦已死義盜在內十分歡喜過了半
 年忽有淮揚道投公文一角內係大盜劫殺案內有

夥黨唐甫臣現充刑廳東書即時鎖挈解道審訊原
 來是有淮上大盜由揚經過在刑廳前看審賽西施
 打死盡知屈害切齒痛恨後因事犯就在淮道案下
 堅扳甫臣窩藏贓物玉珮等件是以有此行提廳官
 難以狗庇即日具文起解無恨情也另用稟啓辯其冤枉不兩
 日道官審甫臣道盜夥或是誣害但寄有蟠龍玉珮
 若是三日內獻出來本道看驗便可以做主超豁了
 甫臣滿口承招因而寄獄俟取到玉珮另審甫臣連

夜到揚。將玉珮賞准當面投上道官。見有玉珮。卽大
怒道。如此賊真罪當還。敢強賴。喝叫皂隸重責三十
板。寄獄定罪。抬出衙門。喘急身死。道官就吩咐家丁。
卽用蓆捲埋於郊外。照依賽西施一樣慘死。絲毫不
錯。道官又行牌到江都縣。追比家屬賊贓四百兩。以
爲賑饑之用。時袁公因貪財削職回家。纔知妾私扮
男打死盜。義拔報情。由羞愧幾死。因用重賄情。囑道
官將此盜免死。改流以報其義。道官探知袁公根源。

因受其重賞。玉珮是袁妾故物。遂贈還。遠公可歎。甫
臣貌美。心壞。遂至慘死。業絕妻嫁。報應令人驚畏。

此仙偈

第三種

念佛貴乎念念無間。純一不雜。自能作主。譬如
獅子哮吼。象王蹴踏。有何妖狐怪獸。能當其聲。
勢而不消滅乎。人若不爲妄想所遷。則神純臻
化。自然速成三昧矣。我佛設教。多方或小大。始
終漸頓。偏圓之不同。獨此念佛。不涉地位。不落

塔梯一超直入如來實相法門所謂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護法身也

禪宗云餘日學道如螻蟻上于高山念佛往生如風帆行於順水要知妄想起時不須別作除滅但舉阿彌陀佛一句盡力挨拶便是攝心妙法時節到來自然忽悟

昔永明壽禪師初出家不知從何法修行因寫三闍一叅禪一念佛一焚修乃焚香拜佛祈禱

弟子愚昧何門修持求佛明示以三闍入香筒內三拈三得念佛因而專心念佛果成正果覺道人有鑒於此所以信之不疑力行而得大功也揚州有一個覺道人這道人言行敦厚雖生於塵凡却時時有出世之志雖茹葷腥每月到有二十餘日齋蔬雖好飲酒柰酒量甚小只三四杯便自酣然有妻有子孫薄田數畝耕讀營生治家勤儉安分樂道日常專喜念佛手持數珠時刻不懈康熙某年同兩

個朋友往蕪州有事。順便到虎丘山遊玩。是時夏末秋初。進得山門。至千人石。可中亭。劔池。大殿前後各處玩賞。又到山頂登寶塔。向太湖一望。茫茫白亮。真是奇觀。續又到後天門。但見松陰樹色。蔽日張空。幽僻至境。有一靜室。進內觀看。上供呂祖聖像。屋梁正中釘有鐵圈。用線懸掛木筆一枝。乃是木條刻成。不是兔毫製造的。下邊方几上。列有沙盤一面。傍有老翁蒲團坐功。與之行禮。茶畢。因問設此木筆何爲。翁

曰。世人但有疑事。只虔誠焚香跪拜。心內默禱。我用符咒代爲啓請。祖師卽降乩。親自判斷。道人聽說甚是驚異。欲試其奇。柰心中並無一事。乃暗想。何不以念佛請示。因向翁道。我是行路人。偶來遊山。不曾多帶銀錢。止有銀六分。奉爲香費。乞代召請。於是點燭焚香。翁燒符持咒。道人虔誠叩首。心中默祝。弟子愚昧。時常喜歡念佛。不知有無功效。特求大仙明白指示。禱祝完。同去兩個朋友。并代請老翁。總不知心中

所問何事。少頃一刻。只見懸空木筆。不用人扶。果然
自己運動。先在沙盤內。画個大圈。隨即判八句云
念佛虔誠便是丹。念珠百八轉循環。
念成舍利超生死。念結菩提了聖凡。
念意不隨流水去。念心常伴白雲閒。
念開妙竅通靈慧。念偈今留與汝參。
凡筆寫完。末後又寫純陽子贈與揚州某人佩悟。但
見木筆迅運不停。傾刻而就八句律詩。各以念字起。

首語語深通。禪理且竟知。覺道人姓名心事。尤為神
竒。信是真仙。幸遇孰謂釋道二教授。各不同也。耶。乃
敬拜服叩謝祖師之後。復謝老翁。回至寓所。道人同
兩友將抄偈細讀。共加珍愛。不忍釋手。後來回到揚
州。愈加信心。晝夜虔誠念佛。為恐世人執着。因撰十條
· 何必狐思亂想。只要一心念佛。 何必高聲朗誦。只要微和念佛。
· 何必成群做會。只要閉門念佛。 何必談禪說偈。只要老實念佛。
· 何必竒異神通。只要正信心佛。 何必棄業離俗。只要正觀念佛。

何必知書識字。只要虔誠念佛。何必許願祈禱。只要悔過念佛。何必敲魚擊鼓。只要安靜念佛。

又述念佛要法云。一句弥陀無別念。不須彈指到西方。

漸漸雞皮雀髮。看看行步龍鍾。任你富貴榮華。難免生老病死。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一句阿彌陀佛。真是宗門功秀。不拘大眾人等。信持都有奇驗。行任坐卧莫离。直要不念自念。若能念念不空。官取念成一片。當念認得念人。彌陀與我同現。從此永出娑婆。圓成極樂心願。

覺道人又將十句念佛要法刊成斗方印刷數十萬張。遍於城鄉各處送人普勸念佛。這道人生於

萬曆經崇禎順治康熙至雍正年。此人已百餘歲。尚康健猶壯。不欲人知姓名。真當代之奇人也。

亦佛歌

第四種

世人貪戀妻財子祿。不肯捨離。殊不知死期倏忽而至。絲毫難帶。豈非痴耶。世人只以歲月尚多。不妨姑待。殊不知死期倏忽而至。懊悔何及。豈非痴耶。勸師大加警醒。許公得以証果。誠有來由也。

出家原爲脫離罣碍。予每見有等僧人貪戀之心仍在。名雖出家。實則與在家之人無異。如此出家。反不如在家而有出家之行者。轉爲上等。試看古今在家之人。得悟菩提者甚多。如傅大士。龐居士。諸公俱有塵累於道。無碍但恐滿眼邪魔。心不堅定。則事大壞矣。

揚州大東門有個開當舖的許長年。娶妻張氏。生了兩子。這張氏治家教子極有能幹。這許長年雖有幾

萬之富。爲人最貪最吝。性情却與汪鐵菱一樣鄙吝。若看着錢財。便如性命一般。每日想道。我的兩個兒子尚小。我年還強健。可以料理支持。須等得兒子長大。婚配便好。教他生意坐櫃。自己只怕未必就清閒快活了。他是個掙家之人。時時照看着。但見戩頭上討得他人厘毫便宜。也是滿懷歡喜。凡來求佈施抄化的。休想他破例開手。世上也有一般財主。不肯施捨與人。單圖自家受用。這許長年連自己用一文錢。也要打幾

遍草稿。遇着萬不得已。破費些銀子。就是割他身上肉。一般好不疼痛。整十來夜。想起兀自心痛。睡不着。家中日遂三餐。真個是數米而炊。秤柴而爨。有這刻苦。所以積下家私。如水浸黃豆。一日大似一日。正是生意如春長。財源似水來。不將辛苦意。怎得世間財。許長年正當五十壽誕。親友鄰里。素知他慳吝。大家商議。要歛個小小分子。與他祝壽。要他設個戲席。答禮。他那裏肯收。推來推去。只是不納。妻子看見。到不

過意。說道。自己的五十大壽。便受了分子。備筵席。能用多少。一來不負了衆人慶賀的美意。二來也是做財主家的體面。許長年道。賢妻。你往日甚能幹。今日這幾句話。却說差了。要知五十歲。還不是收分子的。時候。衆人出分子。名爲牽虎上門。是要咬嚼的。有甚麼美意。若說財主家體面。做財主的全是體面二字。誤了多少事。要體面。就去穿好衣。吃好食。扳好親結。好眷與衆財主爭強賭勝。把家私日漸破壞。無益於

事。我所以一味務實這些虛體面讓別人去做罷因吩咐家人將大門也關上。但有客來只回不在家。就是上策省得費茶費水。家裏人都依着他把門關閉。一切人祝壽俱回散。獨有一和尚辭不去敲門甚急。自稱是天寧寺巨渤和尚特來賀壽。兼有話說家人沒奈何只得代為傳進。那許長年聽得愁眉道和尚那有好話說不是化齋就是要佈施也。只回他出門去了。豈知這和尚定然不去。反高聲大喊道。磕睡漢。

快些出來我有話面說。又呵呵大笑。原來這和尚是天寧寺大師法號巨渤是個得道的高僧。日常說道凡有靈性俱是前生有根基。若再兼財富厚更爲難得。因來提醒度他。這許長年那裏曉得。惟是聽見他笑得奇異。只得踱出門來看見和尚拍手大笑。自己不覺的也大笑。渤師問道你笑那個許長年道我笑的是你那渤師。道我笑的却是你。因念四句道。你笑我無。我笑你有。死期到來。大家空手。

念完呵呵的又笑因向許長年說道我可憐你終日
磕睡不魯得醒我今日來並不募化你的銀錢齋糧
我有正覺佛法傳授你你須要信心領會許長年問
道這正覺佛法有何好處呢渤師道佛者覺也人心
有覺卽爲有佛能開六度之行門能越三祇之劫海
普利塵沙廣作福慧得六種之神通圓一生之佛果
火鑊冰河聞之變作香林飲銅入鐵聽則皆生淨土
磕睡漢你省得麼你若省得就隨我去修行莫再貪

戀許長年道我苦創這家業也讓我安樂受用受用
我也甘心渤師又笑道你要安樂受用只怕災難來
脫離不得許長年道我只安分守己災難何來渤師
又笑道世上事那裡論得你旣不信佛法俺卽去矣
說完就飄然而去許長年也不送他竟回內室妻子
迎着門和尚有何說話許長年道那瘋狂僧人採他
怎的說猶未了只見一群乞丐二十多人蜂擁而來
爲首的喚做馬六兒平昔深怪許長年慳吝不肯打

家寶四集 卷四 三
發今日聞得他五十壽誕率領部下乞丐與他上壽
討酒食賞賜看見閉門不開齊來踢開門擁入庭堂
只將許長年圍住不容轉動衆乞丐叫的叫嚷的叫
跳的跳唱的唱鬧得七橫八豎馬六兒高喊道今日
是壽星下降大開金手將幾串錢賞賜衆孩兒們保
佑你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許長年欲要脫身被馬六
兒扯定左邊袖子說道你快掣出幾串錢來放你進
去許長年當下大怒罵一聲狗花子把右手一拳打

去正中太陽穴六兒負痛放手望後便倒衆乞丐喊
道打死人也嚷做一堆許長年恨道今日不是大晦
氣適纔瘋和尚攪了一場又被這夥狗花子上門羅
皂兀的不氣殺我也衆乞丐喊道人都打死了還說
甚麼羅皂許長年上前看馬六兒果然口內無氣身
已冷了只見衆街隣鄉保俱惱他鄙畜巴不得有事
同衆乞丐喊叫這幾個叫報官府那幾個叫鎖凶手
這幾個叫買棺材衣服那幾個叫先打搶他家財物

東西闕闕不止。嚇得許長年魂不附體。如痴如呆。走頭無路。只見天寧寺渤大師又踱進來。呵呵笑道。磕睡漢。你只說無災無難。若再少停一時。搭屍篷。買棺材。縣官相驗。作索措。差皂人等。個個要錢。受刑送牢。問罪抵償。俱是難免。怕你不費錢財。許長年呆了半晌。總不說話。渤師又笑道。人若是拜我爲師。隨我出家修行。我有法可以解救。許長年聽見。卽跪倒在地。叩了許多頭。哀求道。倘老師若能解救這災難。

弟子情願跟師出家。渤師又笑道。只恐怕事過退悔。許長年忙說道。斷不敢虛言。渤師見衆聚炒鬧。擠入屍傍。向衆說道。這屍倘如救得活。諸位可是在費精神。多說多鬧。衆人大嚷道。好痴和尚。人死了半日。如何得活。渤師也不分辯。只將手中的拂塵。向屍上幾拂。口中說道。馬六兒。還不速醒。更待何時。只見死屍伸了一口氣。卽坐起來。衆人大驚。鄉保喊快。取大錢三四串來賞衆。丐散去吃酒。許長年道。旣不打死他。

的人何用多費就吩咐只把五百文錢賞他衆丐不肯收又添五百文總闕然散去隣里人等一面驚異也都散去這渤師道事已完畢你須拜我爲師速跟我天寧寺禪堂裏叅悟去許長年果然請了香燭安了坐位請渤坐上拜了四拜留在花園內設蔬齋供養求傳佛法渤師道我這佛法最減最易只要信心明覺一指卽會一會卽成我中峰先師傳授大清順治皇帝的歌訣揀緊要的傳與你切記歌云

三界塵勞如海濶無古無今鬧聒聒
盡向自己一念生一念不生都解脫
既由自己有何難做佛無勞一指彈
此念卽今拋不落永劫鑽頭入鬧籃
有何難有何易只貴男兒有真志
志真道力自堅強力強進道如遊戲
亦無鈍亦無利剔起眉毛休磕睡
不破疑團誓不休寒暄寢食從教廢

行也做 坐也做 尺寸光陰休放過

心存少見失真誠 意涉多緣成怠惰

渤師道此歌最切實亦如我佛面傳不可輕視許長年跪拜受教又過了兩日許長年料理財產諸事貪戀不捨因又哀求渤師道弟子今年五十歲待過了六十歲那時兒大事完一心一意的修行也不爲遲渤師大笑道光陰迅速人命呼吸那裏等待你事完若要事完雖過千百歲也不得了結我多方指教柰

你這磕睡漢不得醒悟如之柰何我也同寺裏去了說完卽行挽留不住許長年送別回家過了月餘忽得寒症渾身火炭服藥不效病中這件捨不得那件丟不開心心如刀割漸漸待斃吩咐家人飛往天寧寺就請渤師來永別及至師到他已經氣斷身冷多時家中大小痛哭不已渤師竟到床前親看歎了幾聲道早不聽我好話以致如此卽忙用手巾拂塵向他屍上拂了幾拂叫道徒弟你還不速醒更待何時只

見許長年轉身起來。竟下床叩謝道：弟子此番回生，再不磕睡，認真參悟正覺佛法了。渤師因教訓道：你在家出家，俱不碍事。凡有一切塵欲念起，便想譬如最妙法我身已死，還來管罷。只專心在堅持正覺四個字用功，自然大有效應。許長年拜教送回，渤師即在後園中另隔淨室一間，只令小童捧接飯食。家中一切大小事，俱交與兩兒同妻料理，絲毫不管。亦不許向說。或時自己起念，即依師訓，譬如已死，只堅持正覺壽。

至一百一十三歲，預於三日前吩咐家人，俱各念佛不許哭泣。至日端坐合掌而逝。里郡咸為証果矣。
枉貪贓

官若貪贓，自必壞法。狗私縱惡，屠善此等貴財，欲自受享，欲遺子孫，予恐上天難容，利未沾而害已隨。觀剝皮之事，即現在之前車也。
上司受下司之餽，送以為無碍，當收殊不知屬官誰肯動解。已囊不過仍剝民之膏脂，以進獻。

是明教屬官貪污害人雖欲下司之清正何可得哉觀某院之取縣餽卽現在之前車也

官之貪贓不得安享反致害滅盜之劫財不得安享反致斬首層層果報閱之凜然

此事不列貪官姓名因彼現有親族不欲揚人

之短觀者勿疑予造言非實也
順治年間江都縣有一縣官年老已過六十履歷止開五十一歲白髮用藥烏黑這縣官並不顧聲名又

不望高陞一心專要多賺銀子回家養老貽後所以每事不論大小不問有理無理若銀子到手無理也是有理沒銀子送來有理也是無理板子夾棍都是他賺錢的家伙真個連地皮都剝去了因他又貪又酷閭縣的百姓都恨不得活剝了他的皮所以起他一個渾名叫做現剝皮每日縣前人遇着問道剝皮可曾發柳剝皮可曾坐堂剝皮可曾出門剝皮可曾回衙如此不到半年喪心的銀子積有七八千兩也

不知冤屈了多少事也不知坑陷了多少人真是怨聲遍地忽一日內衙折公文折出一封撫院到縣官的密札縣官急忙折開一看上寫着

本都院查該縣到任方始半年物議沸騰民心叢

怨偏聽左右則濫繫無辜權歸胥役則事多寢擱

賄賂公行官箴大壞昏庸如此萬民湯火應卽叅

挈姑寬論飭該縣自今日爲始卽速洗剔肺腸痛

改前非若或仍前迷混雖欲歸老首丘豈可得乎

勿謂本院言之不預也慎之毋忽

縣官看完大驚無措隨卽喚兒子商議道上憲如此嚴切我當設法銀子藉以目下四月時屆奏銷親往蘓州呈送院臺求他護庇倘收了我的財物便放心了不然恐縣官難保主意定了便帶銀二千餘兩到了院前投手本候見三日俱不傳會這剝皮心慌又另備了厚禮謁送吳縣與撫院最厚的某鄉宦將銀轉送先送一千兩加至三千兩纔允帶去的銀子不

穀又重利在蘓借奏送繳方總收下方總傳縣官面
會撫院吩咐道該縣回去大要改過自新本院另眼
銀子說話青目剝皮連聲應喏辭回寓方總歡喜放心正辦着
往某鄉宦家謝勞并往院前稟辭回縣忽見自己兩
個家人自揚州連夜趕到急報道大不好了自老爺
公出往蘓第二夜更深時忽有一乘大轎四人抬着
跟隨六個大漢都是廣紗袍套裝束整齊口稱自北
京來的某部某大老爺面會彼時回答老爺往蘓公

幹彼卽急說道知縣既然公出這是緊急的事就請
公子面說公子聽見卽走出內廳迎接這大轎抬進
宅門有一官走出轎來拉緊公子那六個大漢連轎
夫共十人各俱拔出利刀放在相公喉下道我們好
漢久知你父貪得銀多快快掣出買命銀子來饒你
性命少遲一刻卽送殘生大相公嚇得魂飛體顫直
說道只有正項官銀六千餘兩現在內署某處來漢
手拉緊不放道無論官銀私銀快着人抬出來大相

家寶四集 卷四 三
公要活命只得急喚取出逐封盡數都裝入來的大
轎內仍着原抬的四人抬着跟的六個大漢同坐轎
的大漢拉住大相公手臂送出縣又要令箭一枝說
有急事叫開城門押着大相公抬上船行二里遠總
放回衙如今只求老爺火速回去商議緝拏剝皮聽
完將脚連跳上幾跳即刻鮮血滿口噴出暈倒在地
因年紀衰老聽報此事怎不傷心痛切連忙醫救不
醒人事湯水不下未到半日死於旅邸連忙呈報吳

縣申院委員署印家人不曾帶得多銀因天氣炎暑
急買平常薄棺收殮停寓衆役聽見本官已死都各
星散回縣府尊聞知星飛傳齊內丁各皂快齊往縣
署先將公子家屬鎖拏送獄又差多人親往署內搜
查衣物俱入帳內一面查盤倉庫已經侵空八千餘
兩倉穀二千餘石府尊着慌隨即通詳上司具
題究追行下文來着將公子家屬嚴比還項起先拆
揭完繳未幾毫無完納怨恨的多稟後縣官竟逐限

比較打了許多都是錯打了人的果報扳子坐了半年牢獄公子無處拆變
思想撫院曾白得了幾千兩因着人往蘓告助回報
撫院因貪贓科道叅掣赴京治罪公子憂哭不已府
縣追比無出因他是紹興人請詳發原籍查追鎖押
公子家人起解路過丹徒縣正值冬前決人這公子
擠看斬的一起大盜正是當日劫縣的十個人原來
劫去的銀被捕役路上掣獲審實擬斬監候處決贓
銀入庫充餉公子恐怕累害不敢出認行到本處又

送獄比追公子羞見江東父老憂鬱死於獄底只有
貪官自己如此慘死後代又如此慘死可不戒哉
空爲惡

訪掣一事其中弊竇多端雖久已革除後之爲
官者如果真光棍大惡人方可施行切不可輕
信虛言以致良善傾家喪命此德無量
余人秉具文武全才若是心存仁厚早已受享
榮貴可惜流入毒惡致令慘死絕嗣空積有多

金皆代他人作嫁衣有何益乎

揚州北門內有一少壯人生得身體敦厚因姓余知他生性最毒世人都呼爲土灰蛇言其咬着人則毒惡難救也他却有聰明極肯讀書文章倚馬千言可待但最喜刀筆詞訟又專喜嘲笑人凡見人有些須毛病如面麻眼斜頭歪等類詩詞立就遠近通傳年已三十多歲不能進學或皆爲此他有大氣力又能弓馬刀鎗拳棒就改文習武考過幾年又不能做武

生因而生事打降揮拳凶惡鄉里側目後來同運司前專工刀筆的人相交最厚謀入按院衙門充當承差彼時賈訪拏訪最爲大弊但有錢的人若不慇懃餽送他卽平空陷害致令破家喪命灰蛇因有此大權所以詐得錢多妻雖淫妒却生二子一女衣食富餘安穩度活一日吩咐妻子道我今日在書房中寫要緊文稿就在書房內安宿一切客來都回不在家妻雖應喏心中暗想聞此人在外嫖幾個好妓莫不

是今夜瞞着我又接妓在書房內歡樂因於更深時
喚婢取梯放書房牆外自爬梯上望夫動靜只見爬
到牆頂大驚跌下口喘氣急家人細問方說親眼望
見丈夫在燈下不知寫甚的文章却只有身子竟沒
頭臉豈不怕煞未過三日卽害對口毒瘡醫藥不效
頭害脫落入棺時竟是身首離開血膿滿地所有二
子一子溘死邵伯湖內屍葬魚腹一子死於泰興縣
路上無棺土埋妻女俱隨姦夫拐逃家財親族瓜分

灰蛇一生爲惡如此結局天之果報何曾踈漏可不
駭然

官業債

第九種

聖人治世不得已而設刑原爲懲大奸害民以安良善非所以供官之喜怒逞威以自快者每見官長坐於法堂之上用刑慘刻雖施當其罪猶不能無傷於天地之和况以貪酷爲心或問學未實或受人賄囑卽錯亂加刑甚至拶夾問罪枉屈愚懦其還報自必昭彰觀姚國師之事甚可凜也

州縣前有等無籍窮民專代人比較或替人回
官明知遭刑挺身苦捱這樣人揚俗名爲溜兒
今日得錢捱打幾十調養股腿尚未全好明日
又去捱打可憐叫疼叫痛不知領打了幾千幾
百同是父母生成皮肉一般疼痛爲何如此總
因前世做官粗率錯打所以今世業債必然還
報試看姚國師修至祖位亦難逃避可不畏哉
永樂皇帝拜姚廣孝爲國師這姚廣孝法名道衍自

幼削髮爲僧到二十餘歲就自己發憤上緊參悟因
而通慧凡過去未來前世後世俱能知曉輔佐皇上
戰爭開創大有功勳及至天下平定皇上重加恩寵
他仍做和尚不肯留髮還俗終日光着頭穿着袈裟
出入八轎人都知道皇上尚且禮拜其滿朝文武各
官那一個不恭敬跪拜從古至今都未見和尚如此
榮貴者他是蘇州人一日啟奏皇上要告假回蘇祭
祖皇上准假又與丹詔敕書令其事畢速回自出京

城一路來奉着聖旨座船鼓樂上至督撫下至承典
無不遠接他路上有興卽喚一二官謁見面諭愛養
百姓清廉慎刑若是沒興只坐船內固本參禪念佛沿路
旌旗錦綵執事夫馬填滿道塗好不熱鬧及離蘇州
約十里多遠吩咐住船國師於黑早穿了破衲芒鞋
密傳中軍官進內艙低說本師要私行觀看閶門外
舊日的風景這蘇州城內備齊察院候預知本師駐劄凡
有文武各官接到船上的只將手本收下諭令都在

察院候預知見說完遂瞞着人衆要還自上岸往城步渡那
常隨的員役却遠半里跟着行至閶門外只見人烟
驟集甚是繁華路上遇見許多大小官員俱是迎接
國師的這國師亦躲在人叢忽遇一細官兩個皂隸
喝道奔來也是跟隨各官迎接國師的這國師偶從
人叢中伸頭看望只見那馬上坐的細官一見國師
便怒氣滿面喝冤對咄冤對這野僧側目視我但本廳雖是微
員亦係朝廷設立妙在不當豈容輕藐甚是可惱忙叫皂隸將

國師拉倒剝去衣服重責二十板責完放起只見遠
跟的員役喊道這是當今皇上拜的國師犯了何罪
如此杖責一齊擁上將這馬上坐的細官用繩網綁
一面扶起國師坐轎進院隨後院司各官聞知大驚
失措各具手本但請國師將這細官任行誅戮免賜
奏聞寬某等失察之罪便是大恩原來這細官乃是
吳縣縣丞姓曹名恭相他知責了國師嚇得魂不附
體曹縣丞也道性命只在傾刻戰戰兢兢隨着解差

錦堂春

第十種

富貴貧賤皆難一定如蔡文英本是寒士江納
以眼前境界妄欲悔親豈知未久而卽榮貴乎
予友史檣臣題堂扁曰那裡論得誠格言也
一飲一啄尚有數定何況夫妻之配合乎婚已
聘定卽境異當安若妄想悔改皆痴迷之至也
昔年揚州有個江納原係三考出身選得某縣丞因
本縣缺員他謀署縣印甚是貪賍上司因此逐回鄉止

生一女欲將宦貲擇一佳婿倚靠終老奈曾定於蔡文英爲妻這蔡文英雖然讀書進學家甚貧寒江納外裝體面便目之爲路人常懷離婚之念所慮女婿是個生員沒人彈壓得他蔡家也不來說親江家也並不題起一日與本地一個鄉宦商議此事這鄉宦姓曹名金頗有聲勢人都怕他他見江納欲要離婚便說道這事何難我與兄力爲須招他來我自有話與他說怕他不從江納歡喜道此事得成學生自當

膝行到案下叩頭請死國師吩咐着大小各官上堂有話面諭說道凡爲官治理民事朝廷設立刑法不是供汝等喜怒的亦不是濟汝等貪私的審事略有疑惑切莫輕自動刑不要說是大刑大罪卽杖責若是錯誤來世俱要一板還一板並不疎漏本師只因前世曾在揚州做官這曹縣丞前世是揚州人有事到案因不曾細問事情真確又因他常有答話粗直本師一時性起甚多就將他錯打了二十板今世應該償還所

以特特遠來領受這苦楚銷結因果本師出京時卽寫有四句偈一面說一面從袖內取出諭令各官共看

奏准丹詔勅南旋 袈裟猶帶御爐烟

特來相會曹公相 二十官刑了宿愆

愆音率罪也過失也

各官看完因吩咐各要醒悟將曹縣丞放綁逐出又吩咐侍者燒湯進內沐浴完穿着袈裟端坐椅上閉目而逝各官無不驚異續後督撫奏聞不說責辱一事只說自己回首欽賜御葬至今傳爲奇聞

重謝就下了眷弟名帖期次日會飲蔡文英看稱呼雖異亦要去看他怎生發付到這日就是布衣便服辭了母親竟來赴酌進了江門只見坐中先有一客行禮之後問及姓氏方知是曹老先生蔡文英要把椅移下些不敢對坐曹鄉宦那裏肯正在那邊推讓只見江納故意慢慢的搖將出來蔡文英就與江納見了禮茶也不曾吃江納道我們不要間坐就飲酒罷曹宦道但憑主人之意無有不可江納便把盞要

定曹宦坐第一位曹宦道今日之酒專爲蔡先生而設學生總好茂片不過奉陪怎麼好僭蔡文英聽見這話便暗想我說他今日請我有甚好意他特地請那曹老要來彈壓着我就中便好說話那江納不來定我首坐便罷若來定我首坐我竟坐了與他有主意一個沒體面去江納此舉祇爲離婚况且原與曹宦商量過的見曹宦不肯上坐道裏邊有甚九巽山計埋伏在內江納走過來一力定要蔡文英坐蔡文英初時也遜與曹

宦因有奉陪的話此番並不推却儼然竟上坐了大凡不修名節的人日日在沒廉耻裏住的那裏來顧蔡文英這一坐就是輕薄曹宦了但只要蔡文英依允便爲得計明在此方知輕薄也便不大了死心受了坐中止有三桌酒一桌是蔡文英上坐一桌是曹宦奉陪下坐一桌是江納傍坐蔡文英見有酒送來就吃有問就答歡呼暢飲毫不知有先達在坐直到酒闌立起身的時候只見那曹宦走上前與蔡文英說道學生久仰長

兄今日總會恨相見之晚今日得奉陪尊兄這半日足見高懷不消說起是個聰慧過人的了學生有句話動問可知江翁今日此酒爲何而設蔡文英帶笑說道我晚生是極愚蠢的老先生休得過譽但是今日之酌晚生雖不曉事或者可以意想得到曹宦攜着蔡文英之手滿面堆着笑容道我說兄長是個伶俐人畢竟是曉得的但兄長且說出來若與江翁之意一些也不差一發敬服了蔡文英帶着冷笑道畢

竟是親事上邊有甚說話了曹宦點點頭道長兄所見極到學生又請問長兄令先尊過聘之日用幾多財禮蔡文英道實不瞞曹老先生說聞得先父在日曾說當初原是江翁要來攀先父此時江翁在京要圖一個好缺少欠使用着人與先父說過釵鬪緞疋之類一應折銀先父就依來人說話過聘之日祇用銀一百兩此外並無所費曹宦道尊兄未到之前江翁也說有百兩之數足見至公一毫也沒甚相欺了

家寶四集 卷四 三
江翁見長兄目下窘乏意欲將日前尊公之聘送還
一來尊兄有了這些銀子經營經營可以度日二來
明日尊兄高擻之後怕沒有好親事要江翁這樣的
恐怕還多呢纔說完話也不待蔡文英答應就叫手
下人取筆硯過來只見豪奴十餘人突然而入挈紙
的挈紙挈筆的挈筆磨墨的磨墨雖顯無相抗之情
却隱有虎豹之勢蔡文英看了這光景便鼓掌大笑
伸手抒毫寫了一紙退契又在自已名下着了花押

蔡文英道今要煩曹老先生做個見人倘或晚生一
日僥倖豈可令世人疑晚生有棄妻短行的事曹宦
一心要圖江老之謝况且事做到八九分了豈可爲
這花字不寫便丟個空曹宦也提起筆來着了花押
把銀子兌足要交割的時候蔡文英失聲道噯呀這
銀子且慢與我着曹宦與江老道却還有甚話蔡文
英道我還有老母在家必須與老母講明須他也用
一個花字便好又轉口道這也但憑江翁之意江翁

只要做事十分全美便道我到忘了令堂這個花字是決要的曹宦道這個不難把銀子且交付我家人挈了就隨了蔡兄去討了蔡孺人的花押把銀子兌換了這張退契回來豈不甚好江老連聲道是蔡文英欣然別曹宦曹宦就叫四個管家跟了蔡文英去蔡文英一到家裏對管家道我老安人性子却甚不好說話待我挈這紙退契進去與他說個停當討了花押出來那時自當奉謝諸位且心坐坐安放了

曹家人一邊自走進去對母親說江老假意將酒款待藉曹宦勢威逼退婚事說了一遍母便咬牙切齒千禽獸萬禽獸罵將起來蔡文英慌忙道母親護聲曹家人在外邊且不要驚動了他們我如今開了後門就將這紙退契去喊府尊一氣跑到府前却好府官晚堂未退蔡文英將此事始末稟了現有曹宦家人在生員家裏持銀守候這府官姓高是個一清如水盡心愛民的聽見此事差人卽刻喚到曹家人問

道江納要蔡秀才退婚這事可是真的麼曹家人都說是真的又問道如今江納要還蔡秀才的聘禮現在何處曹家人一時瞞不過只得取出來道現在這裏又問道今日你家老爺也是目擊這事的麼曹家人說今日是江納請家翁吃酒看見是看見的其中退婚因由好管家恐怕也不知道高府尊就笑道本府曉得你家老爺是有道氣的怎麼得知這事就叫庫吏分付將這一百兩銀子且上了庫一面發籤掣江納明

日候審蔡秀才召保曹家人發放回去就退了堂那些差人曉得江納是個佛主怎肯放手連夜駁去炒鬧這也不題明日高府尊早堂事畢見農民跪上來稟道曹翁有書拜上高府尊問道那個曹翁農民又稟道本城鄉宦諱金曾做過科官的高府尊道取來看中間不過是要周旋江納體面退婚實出蔡秀才本心等語看完了就叫東房發一回帖便問堂吏道那江納可曾掣到麼只見差人跪上去稟道已掣到

了府尊道既是挈到怎麼不就帶上來要本府問起
纔來答應你這奴才情弊顯然了就在籤筒裏起三
枝出來將差人打十五板要知道這十五板是曹宦
這封書上來的先與江納一個反信凡爲官的做事
理上行走宦途還有人敬他若似這般歪纏那正
氣官自然與個沒趣卽或情面難却做事決不燥辣
江納看見差人先打了板子萬丈豪氣已減去大半
府尊就問江納道你因甚緣故就要蔡秀才退婚江

納道爺爺小官江納怎敢行此違法之事但是蔡文
英好賭好嫖不肯習上他家道日貧屢次央人來索
還原聘情願退婚江納見他苦苦追求萬不得已應
允昨日蔡秀才又要在聘禮之外加倍取索江納執
意不從他就來誑告伏乞青天爺爺鑒察府尊道我
昨日看見那蔡秀才全不像個好賭好嫖不肯習上
的恐怕還是你嫌他貧麼江納滿口賴道實是蔡秀
才自要退婚况且江納薄薄有幾分體面蔡秀才不

曾死女兒又要受一家聘也是極沒奈何的事望老爺詳察府尊道據你口詞是極要成就蔡秀才到是蔡秀才有負於你他今不願退婚你正好成就他了江納道如今既是他不仁我也不義江納也不願與他結親了府尊笑道據你說如今又不要成就他也罷如今本府與你處一處畢竟要蔡秀才心悅誠服纏好不然本府這裏依你斷了他又到上司那邊去告終是不了的事本府處斷當初蔡秀才有百金

爲聘你如今要與他開交直須千金纏好江納連忙叩頭道盡江納的家堂也沒有千金那裏設處得出来求老爺開恩府尊道你既是這般苦求本府與你兩言而決你若不要退婚蔡秀才一厘要你不得你若立意要退婚限三日內再將七百金上庫湊成八百教蔡秀才領了這些銀子本府就與你立一宗案可令蔡秀才沒齒無怨了江納却全沒有要蔡秀才完姻之意只要求八百金之數再減下些便好府尊看

了明透這光景藉勢威逼不問可知江納便噓穿了頭告
破了口再不保了提起硃筆批在籤上着原差限三
日內帶來回復如遲重究江納回來只得又與曹宦
商議出五百金完交到第三日無耻不智一面進曹宦的書一
面將五百金上庫午堂差人又帶江納上去府尊問
差人道江納完多少銀子了差人道已上過六百了
江納又跪上去苦苦的求道江納盡力措置纔得這
些銀子此外一厘也不能再多了叩求老爺開恩府

尊道這二百銀子也不要你上庫了你到曹鄉紳家
討候做府一帖來就恕你罷差人又押江納到曹宦家來討
帖曹宦曉得這風聲就不相見說有事往鄉裏去了
有話且留在這裏罷江納一向結交曹宦今畧有事
就不肯相見却是爲何若是江納挈了這二百兩去
那曹宦自然相見了空着手去說話怎肯相見江納
會意只得回家來湊了一百現銀肯收欠寫了一百欠帖帖是有風情教
人送與曹宦曹宦那個帖就是張天師發的符也不

家寶四集 卷四 五
得這樣快到府裏了當日蔡文英江納一齊當面府尊就叫庫吏取出那六百兩銀子交與蔡秀才蔡文英看也不看那裏肯收府尊看在肚裏悉見江納之誣了因失聲道我到忘了對着江納道你女兒年紀既已長大定是知事的了本府也要問他肯改嫁不肯改嫁就發籤立刻要江納的女兒來審不多時女兒喚到府尊叫江納上來道你女婿有了六百金也不爲貧儒了我今日就與蔡秀才主婚兩家當從此

和好不看再有說話若不看曹鄉宦的情面本府還該問你大罪一面吩咐預先喚的花紅鼓樂一乘轎一匹馬着令大吹大打迎出府門又叫一員吏將江納完的六百兩銀子送到蔡家看他成親回話驚動滿城的百姓擁擠圍看沒有一個不感府尊之德沒有一個不罵江納之壞那江納羞得抱頭鼠竄而歸這蔡文英有了膏火之助並無薪米之憂即便專心讀書聯科及第不過幾年選了崇陽縣知縣又生了

公子同着老母妻子上任好不榮耀他做官極其廉
明正直與利除害凡有勢宦情面一毫不聽百姓們
遍地稱功頌德又差人接了江納到任上來另與公
子并教公子的西席俱在書房內安養甚是恭敬將
從前的事毫不提到是江納每常自覺羞愧一日
蔡文英到書房裏談話江納拉到一小亭子上背着
西席惱愧道當日的事都是曹宦做起後來府尊要
他帖子纏減二百兩他就躲了不面措去我一百兩

現銀又寫一百兩欠帖纏肯發帖後來曉得府尊另
斷成婚自己不過意着人將欠帖送還與我但曹宦
在地方上凡有事不論有理無理只得了銀便以勢
力壓做不知屈陷了多少事有一日天明忽然半夜裏失
了火房屋家產盡成灰炭父子家人共燒死九口竟
至閻門滅絕你可不快心可不害怕當初他若肯好
言勸止或者不有其事也不可知我如今想起來恨
他不過蔡文英笑道岳父恨他在小壻反歡喜他當

初若無此事小婿江寧科舉北京會試一切費用那
有這許多銀子應付卽或向岳父那借也只好些微
决不有六百兩助我可是感激他不了翁婿大笑一
日時值立春天氣晴和內堂設宴鋪毡結彩錦幃圍
列老母夫妻公子團聚歡飲蔡文英道今日在這錦
繡堂中閣家受享榮華皆是高府尊成全不可不知
感荷報其時高府尊已年老告致因備了許多厚禮
差人賚書遙拜門生往來不絕竟成世交矣

牛丞相

雷者因陽氣被陰氣包裹不得出猛然劈出所
以成聲原有天神主之人有乖戾之氣上與相
合則擊之要知良善之人從未有遭雷擊也
牛耕馬駝辛苦萬千猪羊充食千刀萬剝是皆
惡報償還前因後果必然之理也
人心行好狗可變做狀元人心行壞丞相可變
做牛好壞都是自作自受冥王何預焉

明朝有個狀元羅倫他是江西吉水縣人極有胆氣敢說雷不是凡見事有不當者即敢言直諫朝廷因他忤旨謫他到福建市舶未幾奉旨復官他辭疾不赴這羅狀元是個理學大儒腹中博通古今天下的事物那件不知那件不曉一日由揚州經過行到灣頭東鄉地方忽然陰雲四合大雨傾盆羅狀元奔到村館中避雨只見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耕牛一隻擊死田內少刻雲散雨止遠近的人都擁擠來看羅狀元亦隨衆

往看只見牛身被雷斧破開血流倒地因而心中不忿大喊道牛是諸畜生內最有功於人的每日耕田耙地千辛萬苦到後來皮肉筋骨都供人用最為可憐有何罪過此時朝中有許多大奸大惡天雷不擊何以擊此最苦之牛就借避雨村館中筆硯在於牛身上大大的字寫二句云不去朝中擊奸相反來田內打耕牛同看的都歡喜說道這纔批得真正有理衆人正在稱贊之時忽見天上烏雲一塊疾來如飛

家寶四集 卷四
單聚牛身復又一雷看的衆人都驚跌在地少刻爬將起來同羅狀元再去一看那牛身上二句之下竟是雷神用硃筆另寫二句云他是唐朝李林甫十世爲牛九世娼羅狀元同衆人看罷方纔知道這牛是奸相變的他受盡萬千苦楚再加雷斧而死以報宿世之惡也唐朝至今尚未報完驚歎不已這羅狀元因此明白回到吉水本鄉閉戶另著明理書傳世可見惡人果報與還應在屢世不止也

狗狀元

第十二種

佛法廣大不論四生六道但有覺悟自然證果可惜此狗修入洪福貪迷榮貴幸而不幸也極細如螻蟻虱皆具佛性一得覺悟俱可成道况狗獸之大乎獨歎人爲萬物之靈百般呼喚痴迷不醒深可惜也一踢向還五板若殺彼生命供我肥甘如何還報得了可不害怕

予於狀元不說姓名恐卑污於人也閱者相諒
勿謂無稽虛語

揚州小東門內有個韋明玉三十多歲因往鎮江遊
甘露寺就在寺內削髮爲僧方丈中徹大師是個參
悟得道的高僧每常說法直捷指點座下拱聽甚多
方丈內養有一狗但遇大師說法卽伏傍側耳細聽
或說世情閒話狗卽外出一日明玉腹飢先取一餅
在東廊下倚柱咬吃這方丈狗來跳望如有求食之

意明玉性起怒踢一脚其狗負痛就地急滾明玉懊
悔自思餅又不曾與食何苦踢此一脚令他痛滾心
中不忍因將吃不完的半個餅丟地與狗咬吃過了
三日狗死報知大師令埋於後園過了一十八年忽
報本地新科狀元到寺內進香兼看江景大師卽忙
傳衆僧遠遠迎接只見許多旗傘執事皂隸夫馬好
不榮耀狀元在山門外下馬步行甚是幼十小美貌端
莊上殿焚香拜佛完到方丈謁見徹大師留茶談話

甚是謙和恭敬揖別而出又往兩廊閒步忽見明玉倚柱背臉狀元看見大怒呼來跪下說道我來寺裏進香又不曾滋擾汝等如何沒眼看我好生可惡喝叫左右拖在廊下責了五板逐出然後往山頂後邊觀看江景纔回去衆僧送山下辭歸都來看明玉這明玉苦眉道我並不曾說話冲撞又不曾行止犯法無辜遭此官棒其實不服惱恨不已正在苦楚之時忽又見戴紅高帽的兩個夜不收將明玉和尚拉着

往外飛走口中喊道狀元叫你去立等說話明玉驚怕暗想道莫不是方纔打得不好又要重打不成沒奈何只得隨去慌得寺內衆和尚齊進方丈公稟徹大師要往狀元府前焚香跪門徹大師吩咐道汝等不必前去此番必不難爲他我於狀元未來時已先有二句粘在壁上呼侍者取來與衆共看上寫云

一脚還五板

半餅供三年

衆僧看完驚異方知這狀元前生是本寺狗變的隨

着人探聽果然與到時狀元看着明玉道我方纔一
 時怒氣責汝五板仔細想起甚還他懊悔不過意但你在寺眾
 清苦竟在我府中另掃一間靜室每日蔬菜茶飯供
 養你修行豈不自在明和尚喜出望外感謝不已竟
 依住下光陰瞬息已將三年明和尚忽而去世狀元
 吩咐造龕送化而終可見世人一舉一動都有前因
 凡事豈可不慎耶

說螻螂

第十三種

神鬼仙佛或現或隱遍滿世界奈人之肉眼凡
 胎何能知識可見一切欺心壞事雖於無人處
 爲之在神明已洞若觀火所謂暗室虧心神目
 如電者絲毫不錯
 人只要心存正念雖形跡垢污亦不妨碍若徒
 飾精潔於外機甚左矣

康熙初年揚州有一人姓陳名友德年四十餘歲性

最愛絮每喜穿玉色極細布袍石青緞套常坐船至
江西湖廣賣益一日行至湖廣岳州府順路開往岳
陽樓遊玩但見樓雖傾壞其江山景致甚佳正在玩
賞時見一寒士身穿破衣塵灰垢泥來向友德拱手
道台兄想是聞岳陽樓的景致來玩的但此樓勝處
全在啣山吞江氣象萬千真天下之奇觀友德是個
愛絮的人見其人邈邈因而不禮貌亦不應答那寒
士忽倚着樓上欄干來攜友德也的手指點山水之妙

忽有螻螂虫迎面飛來友德以手揮落也那寒士
看見說道這螻螂虫俗名推屎郎雖是穢污推糞之
虫但其志在於轉丸脫化鳴蟬棲於樹杪殫光吸露
頓加飛騰乃最有能幹之物未可輕忽也友德口雖
微應亦不答話少刻下樓別去後十年友德一日進
揚城南門由大街出小東門有事正行路時忽然見
三個人將友德週身一看慌忙齊說道兄可姓陳名
喚友德麼友德驚異問道小弟是便是的但與兄們

從未識面如何知我姓名三人道祖師在南門裏常
家降乩判云此時有一人姓陳名友德年約六十餘
歲鬚髮雪白身穿玉色布袍石青緞套從南門大街
往北走可代我趕上與來我有話說因此奉請回去
一見友德怒喊道我平生最不喜仙佛你們說甚麼
祖師妖言惑衆哄騙誰來快快回去那三個人堅不
放手婉言懇求道你就不信仙佛屈去一到卽刻便
回也不妨事說完拉着急走友德無奈只得隨去口

裏自說道我只不信看他們如何騙我傍人聽見
也跟隨二十餘人同去看如何行止到了南門內常
家果見香燭供獻二人扶馮友德站立案傍亦不跪
拜忽見乩判云陳友德你來了麼友德惱怒亦不應
答乩因判四句云

十年不見陳友德 今日相逢鬢已霜

記得岳陽樓上會 倚欄攜手說螻螂

友德見此卽刻跪倒在地叩頭百餘謝罪敬服衆人

家寶四集 卷四 五
細問原委友德將十年前如何逢遇如何說螻蛄的
話從頭至尾細說一遍在道的三人跟去二十餘人
俱皆歎服友德從此投拜祖師門下修真悟道後得
証果可見不曾通徹仙佛的人切不可一言毀謗也

飛蝴蝶

第十四種

金錢化蝶飛唐庫之奇傳此從前聽聞之語不
意再見真事於今日豈非異乎或者道士藉此
以醒世之錢財未可着實看也
事有利益於人者或幻或不幻雖凡夫亦是仙
佛否則卽真仙真佛正與凡夫相等可知入具
濟世利人之言行卽是現在之仙佛矣至若藉
道法以圖遂貪欲壞事恐凡夫入身俱不得也

聞傳揚州府學前有一道士賣藥甚奇予隨衆往看果見數百人圍聚予擠進觀看見有一道士約年四十餘歲頭戴小木冠納衣蒲團手執雲箒端坐餘無他物人來問話他不多言人來買藥只取錢一文將錢丟於道士面前道士隨用手在雲箒上一抹卽有一顆丹藥與之隨抹隨有雖數百人數百顆丹俱不完其丹大如指頂硃色能治百病茶湯任下賣藥一時內道士忽有向來人說你爲人極孝奈少奉養我

當贈送卽用手在錢堆上或抓一把三五十文不等或兩手捧一捧一二百文不等忽有向來人說你家有婚姻喜事缺少銀錢我當贈送任意取錢與之或說飢寒急迫贈送的或說病欠調養贈送的錢數多少不一人人都說着道士贈送人的錢雖多來買藥的錢更多未曾半日面前卽推積錢約有數千看的

人約多正在擁鬧之時人叢中忽擠出兩個公差來問道士喊道你是何方妖人敢在江都縣衙門左近

以賣藥爲名哄騙人的錢我是積年快手專掣你這等人治罪道士笑道貧道在此賣藥治人疾病積下來的錢雖多貧道整幾百幾十救濟人二位既是縣差到此貧道不好簡慢該以茶奉敬一面說一面在衲衣袖內用手接一鍾熱茶茶內兩個棗兒連茶匙俱有奉與來差復將手在袖內又接出茶一鍾一樣奉上那一位兩個差人驚怕不敢吃因說我們來不是吃你茶的道士笑道你二位不吃茶貧道知得二

位的心思但這面前堆的錢是留了濟世利人的非比外道用以遂自己貪欲的莫想擅動一文又向二位道既不吃貧道的茶可仍舊將茶還我兩縣差因將不曾吃動的茶兩鍾遞交道士那道士用左手開了袖口右手接過一鍾茶把茶鍾連茶果遠遠的往袖中一撩音遠去聲又接過那一鍾茶也遠遠的往袖中又一撩臨了將兩隻袖子往空中一大擺說道貧道這錢是沒得奉敬的因兩手將錢捧了許多往空中

一屏音虎只見錢都變了許多大蝴蝶紛紛飛去那道
士又捧着錢一屏一屏都屏完了那滿天蝴蝶有幾
千飛得好看衆人都仰面齊看這道士竟不見了少
停一刻許多蝴蝶都往天心裏上飛如灰點也沒了
許多衆人議論也有說是神仙下降當面錯過的也
有說是幻法駭人的也有說是真正救濟人的也有
說是差人不該滋擾他的這兩個縣差也甚懊悔後
來人都散去遍傳以爲奇聞

村中俏

第十五種

婦人若有姦情心變兩樣嫌此愛彼漸成殺身
大禍甚可畏也

不聽隣老極好佳言自速其死皆由平昔藉以
賣線喜看婦人而喜調婦女所致又可畏也

老誠男人切莫娶風流婦女汪原事卽是明鏡
揚州南門裏有個汪原是沿街背着線籠生理年當
強壯尚無妻室藉賣線爲由專喜看人家婦女兼且

說粗談細油嘴打話因生意稀少有朋友薦他到西鄉裏走走甚好一日到了陳家庄地方見一婦人叫住買線這婦人美貌孝服約有二十四五歲汪原與之眉來眼去甚是歡喜訪問庄隣遇一老者說道這婦人郭氏有名的叫做村中俏雖然標緻去歲嫁了一個丈夫采夫不用刀不上半年得了癆病而死不問而知是個喜動不喜靜的婦人了我看你是個老誠人身就壯實恐怕還不是他的對敵汪原道只因我家中無人

照管不妨娶他因而煩媒說合一講就成娶進門來夫妻十分和好過了兩個多月汪原的面皮漸漸黃瘦了汪原的氣息漸漸喘急了他有個同行賣線的音梳劉佩吾時常在汪家走動早晚調婦遂成私好這佩吾曉得溫存幫襯又會枕上工夫婦人得了甜味因而日漸情密且見丈夫有病哼哼叫叫煎藥調理看為仇敵隣里人都知道風聲那汪原弱病卧床佩吾假意問病遂與背地親嘴被汪原看見奈病難開口

次日畧覺清爽因向婦人說道我在這坊住了多年雖然小本生意却是清白人家你須要存些體面我是不肯帶綠帽子的倘然出乖露醜一刀頭落休想輕饒婦人勉強說了幾句白賴的話轉脚便向佩吾說知佩吾道既然你丈夫知道我下次謹慎些就是婦人道你我恩情是割不斷的乘其病卧我自無法佩吾別去那婦人淫心蕩漾一心迷戀姦夫又恐丈夫病好管頭縛脚不遂其欲夜半乘夫睡熟以被蒙

其頭將一袋米壓上不容轉氣汪原被他安排死了到天明料然不醒假意哭將起來佩吾聽有哭聲又聽得街坊隣佑都說這人死得不明我們急速報官佩吾心內如亂搥敲擊三十六策走爲上策要往淮安親家逃躲兩三個月等事情平靜再回來因一氣從灣頭高廟走至邵伯鎮已有四十多里心畧放寬因餓見個飯店便走進去揀個坐位坐下叫主人家快取些現成飯來吃我要趕路有好酒煖一壺來主

人家答應了須臾問只見店小二擺下兩個小菜放下兩雙筯兩個酒杯佩吾道只用一雙筯一個杯小二指着對面道這位客人難道是不用酒飯的佩吾道客人在那裏小二又指道這不是你一同進門的佩吾道莫非你眼花了小二擦一擦眼道作怪方纔有長長的一個黃瘦漢子隨着客官進來一同坐地如何就不見了佩吾想着汪原生時模樣料是冤鬼相隨心上驚慌不等酒飯吃便起身要走店中許多

客人聞知小二見鬼都走攏來圍住佩吾坐位問其緣由佩吾慌上加慌登時發狂起來口中只喊我死得好苦衆人道這客人着鬼了必有冤枉有附近弓兵知道報與邵伯巡司巡司是冷淡衙門以有事爲榮就着弓兵拘審當下衆客人和店小二扶着佩吾來到巡司衙門佩吾雙眸反插對着巡司道你官小斷不得我的事巡司大驚卽叫書手寫文書解江都縣來卽刻帶審鬼附佩吾將自己通姦郭氏壓死丈

夫的事直說縣官取了口詞便差皂隸挈郭氏對理
這郭氏安排了丈夫捱到天明正要與佩吾商議不
料他已逃走這場大哭纔是真哭哭罷收拾衣物當
銀收殮眾隣見汪原暴死正在疑心忽然公差來拘
郭氏到官兀自抵賴反被佩吾咬定只得招承馮知
縣定郭氏謀殺親夫凌遲處死若非佩吾通姦殺心
何起亦定斬罪不多時男婦同赴法場一斬一凌遲
來看的人幾千百都各凜知果報昭然

風流悟

石成金

天基

世上人既姦其婦復殺其夫心爲慾遣一時不慎而
犯此法者甚多其相報不一而足或因爭風而彼此
互殺或因夫見而男婦並殺或假手於叔伯公姑或
假手於隣里親黨或鳴於官而以刃殺或罹於獄而
以杖殺可見淫者天下第一殺機也我獨異其既遠
竄他方乃冤魂猶相隨不捨必致於殺則世之姦人
妻女者其夫其公姑其父母之冤魂必時刻根隨左

家寶四集 卷四
右可知矣設於暗室獨處之際或黑夜遠行孤身曠
野更或逆旅淒涼棘圍寂寞之時想着此等冤魂披
髮切齒怒目洶洶必欲相報而後快者真可寒心痛
心亟宜改過懺悔庶可免禍若其夫其公姑其父母
未及身死彼耻懸眉目之間恨入心骨之內必欲食
其肉寢其皮刺刃於仇人之胸而後快者亦無以異
所以行姦賣俏之人其妻兒女媳往往亦著醜聲旋
遭殺戮雖天道好還亦未必非比輩冤魂陰爲協助也

關外緣

第十六種

恩若救急一芥千金試看彭之施濟不過銀五
兩襖一件遂令受者銘感肺腑誠可法也

人一好賭未有不受苦喪身破家者試看彭案
若非慈心爲主得遇救濟竟至身家妻子莫保
是誰強逼可不警醒

俗謂錢在手頭食在口頭可知若非大有主見
之人現錢在手未有多費浪用而致害者觀

彭事甚可鑒也

人若不經一番大苦其平常勸諭何能改易只看彭人自從遭難之後卽另換一付心腸竟至勤儉成家但恨事敗悔遲世人急須早醒官徵錢糧必須入櫃彙解若任役私收定致侵那雖懲重法又何益乎

揚州舊城東嶽廟前有個開磨坊的彭秀文性喜賭博又喜奢華因買充了江都縣裏書辦把磨坊交與

胞弟開張那時候縣官徵錢糧只有田畝地丁是聽民自封投櫃其餘雜辦銀兩俱交收役私收給串逢解時將銀入解這秀文因而謀收行夫牙稅銀兩得權到手收的銀子任意大賭大費次年復又謀收那新掩舊不得露醜却喜一件爲人極有慈心時常將官銀封小包幾十個每包五六分放於身邊遇見跛的瞎的年老有病的給與不吝一日縣中收完錢糧在磨坊店門前閒立看見對面廟門石鼓傍倚了一

家寶四集 卷四 三
個薄布衣的窮人低頭流淚連聲愁嘆秀文因問那漢子爲何如此愁苦那漢子說小子姓黃是某科舉人有至親在揚州現任的某官因來向官懇些盤費前往京都謀事官情紙薄誰知這官只推不認得反令下役呼叱不容見面害得小子宿的寓處房飯錢全無房主趕逐進退無路計惟尋死所以傷慘悲痛秀文感然道你既是書香一脉前往京都需用幾多盤費其人說還房飯連搭順船稍若有銀五兩將就可致秀文

因見此人苦楚遂說此時十月天氣寒冷我看你身上尚無綿衣我先取件舊布綿襖與你穿煖明日仍到此處我有滋助與衣別去次日果來俟候秀文就與銀五兩黃舉人記着姓名感激叩別忽然本縣因事叅離任康熙某年間新縣官到任大有才能點收錢糧俱係親自遴選不容夤緣不論正項雜項俱聽納戶得法自封投櫃逐項清查秀文侵用的夫稅銀子水落石出節年計共侵銀一千六百餘兩嚴拏收禁比

家寶四集 卷四 三
追受了許多刑杖怎奈家產盡絕官不能庇問成斬
罪在獄未曾年餘幸遇 皇恩大赦死罪減等秀文
改爲流徙關外三千里因而僉妻出獄急押起程胞
弟哭別親友贈送盤費奈上路未久銀已用完可憐
夫妻沿途乞化而去真個破衣赤足受盡萬苦出得
關外自量有死無生行至流徙之處忽遇一人立於
店舖門首呼近細看先說道你莫非是彭恩人麼秀
文日久總忘並不相認那人自說昔日在揚州東嶽

廟前贈我盤費綿衣者卽是我也我受活命大恩時
刻切記說完就將秀文夫婦拉入店舖內室與好衣
帽換着治席款待叩頭致謝秀文因問黃舉人如何
住到此處黃舉人道重蒙大恩得銀搭船到京投某
王爺宮內效力某王見我至誠十分優待其時王有
契友犯罪該斬王求父皇免死流徙此地王因我可
托特交銀萬兩着我同王友開這店舖凡山陝川廣
各省貨物卽日用米糧布帛俱皆全備恩人夫婦可

住於我家代我掌管料理秀文喜出望外因受了萬
一苦楚性情頓改凡事儉約雖不過齋過吝却也諸
事朴實過了年餘黃舉人又分一舖與秀文立起最
富家業後來寄書信并帶許多關外土產物件與胞
弟磨房內方纔得知詳細如此因緣奇遇不可不述
其始末也

